

王 荆 公 詩 文 注



自序

朱志王荊公文集一百卷嘉泰間參政李壁爲詩注單行而全集迄今無注余得李注讀之亦云贍博然人物制度猶有未盡概從闕略李氏在南宋世傳史學號爲方間又時代不甚遠洵乎注書之難難於作是書而宋人之注韓昌黎集空疎臆測爲可笑也夫讀一代之文章必曉然于一代之故實而俯仰揖讓於其間庶幾冥契作者之心況宋世自建隆至元豐典章職秩至煩也百家傳記至猥也淺陋之士雖日取志傳討索之猶不得其端倪而郢書燕說以此讀一代名公之集通乎未通誠不知其可也彼不學者于六經三史之傳注皆可

盡廢竊先聖之緒言以高談性命剽史漢之形模以造  
作程課又何有于一家之集哉空疎之極反而狂妄此  
必然之勢也余性顓愚讀書綦實事求是旣注昌黎集  
于唐之典故偶得考證尤患宋之典制文物龐雜而難  
稽也於是取荆公詩文補李氏之闕創爲文集注以志  
傳爲經諸家文集碑乘詩話爲緯貫串同異評駁是非  
務取曉暢不避煩冗凡單詞隱義彼時習以爲常而後  
人茫如者亦十得五六雖心力有不逮覩聞猶未廣然  
大略可見且推此而汴京諸公之文盡可讀則窮年累  
月之功庶乎不虛棄韓文公云爾雅注蟲魚定非磊落  
人此蓋有激而云文公根柢六經于名物訓詁無不通

拾其緒餘楊惊猶得傳世何傷其磊落哉若余之愚不能發策決科以求祿利又不能浮浪江湖投刺游談以博衣食杜門食貧藜苴自給役心于文史間聊以遣窮愁比諸獨弦哀歌稍有益于人爾旣卒業同郡黃主事丕烈借書爲多惜乎倉卒就常選來窮山接鄙生回憶鄰侯插架邈若霄漢也吳縣沈欽韓

王荊公詩集李壁注勘誤補正卷一 嘉業堂叢書

吳縣沈欽韓撰

卷一

元豐行示德遜邵博聞見後錄晁說之以道淵聖皇帝元年起入西掖典制命其初見帝之言亦陳堯中尊堯之意也曰元豐之末將建太子慎求宮僚神宗宣諭宮僚輔弼獨得司馬光呂公著二人于王安石呂惠卿何有哉王珪等請宣德音因奏曰罷去祖宗馬監是王安石堅請行之者非陛下意也上復歎曰安石相誤豈獨此一事安石在金陵見元豐官制行變色自言曰許大事安石略不得與聞安石漸有畏懼上意則作前後元

豐行以詣諛求保全也乾隆江南通志楊德逢宅在上元縣城東北隅注云與公鄰曲

夜夢與和甫別有作因寄純甫宋史王安禮字和甫安石之弟也安石當國以爲著作佐郎崇文院校書遷直集賢院出知潤州湖州觀詩意則在出知潤湖二州時也李注和甫行第三十六純甫最幼名安上行第三十七李憲長編熙寧八年二月以太常寺太祝王安上爲右贊善大夫權發遣度支判官考吏云王安國字平甫安禮之弟曾鞏元豐類稿王益墓志子男七八人安仁安道安石安國安世安禮安上其次第平甫居第四而史云安禮爲弟謬也

純甫出僧惠崇畫要予作詩僧文瑩湘山野錄宋九釋  
詩惟惠崇師絕出寇萊公一日延崇于池亭探闡分題  
丞相得池上柳青字韻崇得池上鷺明字韻崇默繞池  
冥搜自午及晡忽以二指點空微笑曰已得之此篇功  
在明字凡五押之俱不到今方得之丞相笑曰吾之柳  
功在青字已四押之終未愜不若且罷崇詩全篇曰雨  
絕方塘溢遲回不復驚曝翎沙日煖引步屧風清照水  
千尋迴棲煙一點明主人池上鳳見爾憶蓬瀛周暉清  
波雜志九僧詩劍南希畫金華保暹南越文兆天台行  
肇沃洲簡長青城惟鳳江東宇昭峨眉懷古并淮南惠  
崇其名也

題燕侍郎山水圖宋史燕肅字穆之官至禮部侍郎能  
畫入妙品圖山水卷布濃澹意象微遠尤善爲古木折  
竹

燕公侍書燕王府案本傳及王偁東都事略並云爲定  
王府記室參軍考宗室傳周恭肅王元儼太宗第八子  
仁宗卽位徙封定王慶厤四年正月薨贈燕王史據其  
時本封詩從後贈故參差也

奏論讞死誤當赦全活至今何可數仁人義士埋黃土  
東都事略先是天下疑獄雖聽奏而州郡懼得罪不敢  
讞故冤獄常多肅建議請諸路疑獄皆聽讞有不當者  
釋其罪自是全活者甚眾事詳宋史刑法志本傳肅孫瑛拜戶

部侍郎徽宗賜書仁人義士之家以表之蓋取此詩語  
也

己未耿天隲著作自烏江來予逆沈氏妹于白鷺洲陸  
游老學菴筆記耿天隲名憲己未元豐二年也宋史沈  
銖傳父季長王安石妹婿也洪邁容齋四筆沈季長元  
豐中爲崇政殿說書考開封進士旣罷入見神宗曰論  
不以智治國誰爲此者對曰李定所爲上曰聞李定意  
譏朕季長曰定事陛下有年頃者御史言李定人倫所  
棄陛下力排羣議而定始得爲人如初定雖懷利尙當  
知恩臣以此敢謂無譏陛下意上曰卿言甚善朕今已  
釋然卿長者乃喜爲人辯謗他日上語及漢武帝學神

仙不死之術此乃貪生以固位耳故其晚年舉措謬戾  
禍胎骨肉幾覆宗社且人主固位其禍猶爾則爲人臣  
而固位者其患亦何所不至故朕每患天下之士能輕  
爵祿者少季長曰士而輕爵祿爲士言之則可爲國家  
言之則非福也人主有尊德樂道之志士皆以不得爵  
祿爲恥至於言違諫拂士有去志故以爵祿爲輕上曰  
誠如卿言案季長雖嘗至修起居注其後但終于庶僚  
史不立傳王和甫銘其墓載此兩論魏泰東軒筆錄判  
沈季長受饒州

進士章公弼等補中上舍爲太學生  
虞蕃所訟落直舍人院追官勒停

顧祖禹方輿紀要

白鷺洲在江寧府西南江中直新林浦

招約之職方蘇集施元之注段縫字約之居金陵與王

介甫遊而意不相與知興國軍嘗論免役法不便元豐初吳沖卿爲相頗進熙寧異議之人除知泰州蔡確言其無才能止以嘗詆毀新政故膺獎任詔與合入差遣乃俾通判閩州縫避遠求分司遂以本官致仕元祐二年春右司諫王覲薦之詔落致仕與管句宮觀秩爲朝散大夫長編元祐二年二月右司諫王覲言臣伏見江寧府朝散大夫致仕段縫于熙寧中任職方員外郎知興國軍以所屬永興縣歲餘免役錢一萬九千餘貫實支纔千餘貫縫不忍民力之困而所取寬贋錢過多奏乞裁減先朝下其章司農寺委本路相度而提舉司以一路役法錢數已定爲辭事寢不報縫繼有論列言甚

激切神宗特從其請錢得減半未幾召赴闕除知潤州  
又易泰州未到官言事者反謂縫沮壞新政不當與名  
郡改差通判閩州縫乃求分司遂致仕居閒十數年安  
貧守道爲江東搢紳之望

往時江總宅近在青谿曲周應合景定建康志青谿閣  
在府治東北青谿上本梁江總宅至國朝爲段約之宅  
有亭曰割青取荆公詩割我鍾山一半青之句

當緣東門水王象之輿地紀勝案建康志青谿舊有七  
橋一曰東門二曰尹橋三曰雞鳴四曰募士五曰菰首  
六曰中橋七曰大橋

示元度李注言章惇蔡卞誣謗宣仁后事未詳故復著

之聞見後錄先是神宗彌留后敕中人梁惟簡曰令汝  
婦製一黃袍十歲兒可衣者密懷以來蓋爲上倉卒踐  
祚之備太母所以屬意于上者確然先定無纖介可疑

邢恕傾危士也少游光公著間蔡確得師保語

元豐七年冬神宗語輔臣曰明年建儲當以司馬光呂公著爲師保

求所以結之者而深交恕確

爲右僕射累遷恕起居舍人一日確遣恕要后姪光州

團練使公繪寧州團練使公紀恕曰家有桃著白華可

愈人主疾其說出道藏幸留一觀入中庭紅桃華也驚

曰白華安在恕執二人手曰左丞相令布腹心上疾未

損延安沖幼宜早定議岐嘉皆賢王也公繪等懼曰君

欲禍吾家徑去已而恕反謂后與王珪爲表裏欲捨延

安而立其子顥賴已及惇確得無變確使山陵韓縝簾  
前具陳恕等所以誣太后者使還言者暴其姦再貶知  
道州確尋竄新州恕坐謫監永州酒稅紹聖二年章惇  
蔡卞執政謀所以釋憾于元祐舊臣者知恕險鷙果于  
誕罔召爲御史中丞於是日夜論劉摯梁燾王巖叟等  
謀廢立又造司馬光送范祖禹赴召有主少國疑訓事  
可慮語以實后屬意徐邸之謗又詆高士京上書告王  
珪嘗令高士充問其父遵裕偵太后之意欲誰立遵裕  
叱遣又教確之子渭進文及甫潞公<sub>子</sub>度語有司馬昭之  
心路人所知等語以斤摯等有廢上謀惇卞起同文館  
獄使蔡京安惇窮治中人郝隨日夜媒糵稱制時事惇

卞議奉行文書于外作追廢太皇太后詔請上宣讀于靈殿欽聖獻肅皇太后欽成皇后苦要上語甚悲曰吾二人日侍崇慶天日在上此語曷從出且上必行此亦何有于我上感悟取憎卞奏就燭焚之禁中相慶而隨等不說明日惇卞理前請上怒曰卿等不欲朕入英宗神御殿乎抵其奏于地同文之獄追逮殿御藥官張士良脅以刀鋸鼎鑊無所得適有星變詔曰朕遵祖宗遺志未嘗戮誅大臣釋勿治

張明甫至宿明日遂行憶公營瀨鄉案古只作賴見三國志吳永安三年注一統志賴鄉在江寧府西南寄吳氏女子張邦基墨莊漫錄王荊公女適吳丞相之

子封長安縣君能詩嘗見親族婦女有服白羅繫頭子者因戲爲詩云香羅如雪縷新裁惹住烏雲放不開還似遠山秋水際夜來吹散一枝梅

案魏泰臨漢隱居詩話張奎妻長安縣君

荆公之妹也吳安持妻蓬萊縣君荆公之女也漫錄誤

宋詩紀事卽以此詩爲奎妻作四庫提要以長安縣君

爲荆公之妹

吏卒給使令聞見後錄王荊公在半山使一老兵凡汲泉掃地當其意譽之不容口忽誤觸燈檠卽大怒以爲不力逐去之參寥在坐私語他客曰公以喜怒進退一老兵如在朝廷以喜怒進退士大夫也

卷二

示張祕校李注云云案此卽張明甫也張瓊之子蘇集

送張軒民寺丞赴省試自注云伯父與太平州張侍讀同年此其子

與呂望之上東嶺宋史呂嘉問字望之熙寧初爲條例司屬戶部判官安石去位嘉問持之以泣安石復相遷檢正中書戶房安石罷以嘉問知江寧府案嘉問竊從祖公弼論新法奏稿以示王安石公弼以是斥于外呂氏號爲家賊以是之故安石與之契分深至長編熙寧八年九月呂惠卿云安石每日只被呂嘉問練亨甫幾箇圍合了練亨甫東面一向守卻王雱呂嘉問才不去便守卻安石其餘人更下語言不得

微雲會消散豈久汚塵滓嘉問傳知江寧府歲餘轉運